

五代史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卻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

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
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
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
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
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
望複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
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卽拜重威鄴
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
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判
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

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腳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

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以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

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璿
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
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
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
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
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
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朱顏悉取光遠
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
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
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
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黥茶染木給

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
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笏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
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人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
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
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蹂躪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
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
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
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
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
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
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
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
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
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
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
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
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
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
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
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
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
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
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

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

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工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

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諸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尙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闕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

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嘗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材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

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卻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劔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

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
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
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
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
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
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
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
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
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
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刼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
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刼掠怒鎖
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

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擗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
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
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
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
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
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
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
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
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
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

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